

社会力量助力九江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新乡贤为例

李丹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DOI:10.12238/ej.v8i9.2905

[摘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新乡贤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力量,在助力九江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九江深入挖掘新乡贤资源,汇聚乡贤之智、集聚乡贤之力,不断把新乡贤“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实力”。目前,九江存在新乡贤政策支持和激励不足,缺乏新乡贤人才,乡村文旅品牌建设滞后,乡村文旅数字化赋能不足的困境。基于此,提出完善新乡贤助力乡村文旅政策保障体系,构建新乡贤人才培养和交流平台,推动乡村文旅资源整合与品牌化运营,加强乡村文旅数字化建设的路径建议。

[关键词] 九江; 新乡贤; 乡村文旅; 社会力量

中图分类号: S731.7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n Jiujian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ocial Forces: Taking New Rural Talents as an Example

Dan L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NCHU

[Abstract]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people. New rural elit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social for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n Jiujiang. In recent years, Jiujiang has deeply tapped into the resources of new rural elites, pooled their wisdom and strength, and continuously transformed their "soft power" into "hard power" for development. Currently, Jiujiang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olicy support and incentives for new rural elites, a lack of talent among them, lagging brand construction in rural cultural tourism, and inadequate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Based on this,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improve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new rural elites to assist in rural cultural tourism, build a platform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exchange of new rural elite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branded operation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Key words] Jiujiang; new rural elites; rural cultural tourism; social forces

引言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九江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文化传承源远流长,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文化旅游业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战略性产业。新乡贤是促进乡村文旅振兴的重要力量。新乡贤是当代乡村中兼具传统道德与现代知识的社会贤达。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

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1]。新乡贤通过整合资源、资金和技术,助力乡村文旅项目落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中国新乡贤发展较为突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浙江杭州、浙江舟山、浙江宁波等地,这些地区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有效激活了新乡贤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1 新乡贤的概念与特征

所谓新乡贤,是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特定的乡村有一定关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贤能人士。新乡贤包括致富能人、返乡创业者、

新型企业家、退休教师和带领村庄发展的村干部等人士^[2]。新乡贤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发挥了沟通村民和村“两委”、协助乡村治理的重要职能。

新乡贤拥有地域特征、品德特征及个人能力特征^[3]。地域特征指不限籍贯,只要与乡村有情感、事业或生活联系的“在地乡贤”、“在外乡贤”、“外地乡贤”,均为新乡贤;部分新乡贤虽因城镇化离乡发展,但仍通过资本回流、项目回迁等方式反哺家乡。品德特征指新乡贤既传承“重善重义”的传统乡贤品格,又融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能力特征指新乡贤拥有多元化的专业能力、社会影响力与组织协调能力,具备前瞻性视野,能引领产业升级或文化创新。新乡贤对乡村的帮扶性、道义性、经营性、公益性行动可以帮助构建“乡村共同体”,助力乡村内部加快培育并发展新质生产力^[4]。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升级的机遇为新乡贤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关键在于把握乡愁文化元素,激发新乡贤的桑梓之情,在推进乡村文旅经济建设的同时增进新乡贤群体的文化认同。

2 新乡贤助力九江乡村文旅发展的现实困境

2.1 新乡贤政策支持和激励不足

新乡贤助力九江乡村文旅发展面临着政策支持和激励不足的困难。如2023年,九江柴桑区狮子街道打造“新乡贤+N”菜单式服务品牌,九江浔阳区建立751名乡贤人才数据库,但九江市级政策方面仍缺乏统一规划,导致新乡贤助力乡村文旅出现混乱现象。具体表现为新乡贤介入文旅项目多依赖个人关系网络而非制度安排;权责边界模糊,新乡贤和村“两委”治理身份存在冲突,因为新乡贤是乡村制度外自治主体^[5],这会给新乡贤的帮扶性行动带来顾虑,新乡贤带来的资源也难以形成合力促进文旅振兴。目前中国针对新乡贤的乡村自治身份在法律层面未做出明确规定,在村规民约中体现也较少,法律在新乡贤乡村治理中的“缺位”,削弱了新乡贤的长期投入意愿。而浙江在新乡贤配套支持政策方面效果较好,例如浙江上虞以乡贤为媒招商引资,自2013年以来合计引进100余个返乡项目,吸引资金高达100余亿^[6]。

此外,九江政府对新乡贤的政策激励不足,现有政策多集中在荣誉激励,如通过“九江优秀新乡贤”评选活动,举办新乡贤颁奖典礼,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新乡贤进行表彰。而在人才补助、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方面缺乏实质性支撑,这可能导致新乡贤产生懈怠心理。在情感激励层面,因九江乡村文化产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足,九江对新乡贤的情感激励不足,新乡贤乡村文化认同感存在局限性。

2.2 缺乏新乡贤人才

新乡贤群体具有知识、技能、素养、资金等独特优势,这一独特优势是凝聚人心的重中之重^[7]。九江新乡贤主体为50-70年代生人,如汪贻荣、李志鑫、聂德永等,而年轻群体参与度低。传统乡贤文化因人口外流而断层,年轻一代对九江本土文化传承动力不足,新乡贤参与乡村文旅发展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中国大城市在就业、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优势不断集聚优秀人才,

导致九江新乡贤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九江乡村普遍缺乏文旅策划、数字营销、服务管理、乡村教育、乡村治理等数字化专业人才,能将科研成果转化的人才较少。数字化人才教育资源和培训活动较少,这使得新乡贤数字技能提升受到限制。新乡贤人才的匮乏使得九江乡村文旅运营效率低下,无法实现内在持续性发展。

2.3 乡村文旅品牌建设滞后

九江虽有“浔阳文化”“茶文化”等优质IP,但乡村文旅品牌化建设滞后,开发深度不足,知名度较差。例如,九江修水县的黄庭坚故里、陈门五杰故里景区的品牌影响力不足,游客到当地多为“半日游”,文旅产业链暂未形成。九江旅游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全,旅游团接待能力不足;乡村文化旅游资源未全面统筹,未能将庐山蛟塘、德安义门陈、瑞昌夏畈、彭泽彭郎矶等文旅小镇规划为旅游线路。九江乡村文旅品牌弱势导致文旅产品溢价能力有限,新乡贤投资回报周期延长,影响可持续性发展。而浙江衢州“趣乡村”、嘉兴“江南四季·村游嘉兴”、仙居“神仙大农”、丽水“龙泉溪头村”乡村文旅品牌在中国影响力较强,经济效益较高。

2.4 乡村文旅数字赋能不足

在数字化浪潮下,九江将VR/AR、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于乡村文旅领域明显不足,游客缺乏沉浸式体验。相比浙江仙居民宿通过直播带货、线上预约等数字化手段提升运营效率,九江多数文旅项目仍依赖传统营销和管理模式。例如九江德安县车桥镇虽有共享单车等现代服务设施,但旅游景区的智慧导览、线上体验等数字文旅基础设施薄弱,难以满足年轻游客旅游需求。九江数字技术应用不足既影响游客体验,也削弱了乡村文旅的市场竞争力。

3 新乡贤助力九江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3.1 完善新乡贤助力乡村文旅的政策保障体系

制度创新是释放新乡贤潜能的关键,政府是乡村建设的主导方,应着力吸引以乡贤为主体的发展力量,积极引导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潜力^[8]。建议九江打破部门分割,设立乡村振兴新乡贤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文旅、农业、统战等资源,如制定新乡贤参与九江乡村文旅发展的配套政策,明确参与范围、程序与保障措施。针对新乡贤投资项目,简化审批流程,可对投资额超1000万元的文旅项目,将审批时限控制在30个工作日内。可从国家立法、地方立法和村规民约等方面入手,赋予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合法身份的途径摆脱新乡贤“名不正言不顺”的困境^[5]。同时,建立政策落实督查机制,将新乡贤政策纳入县乡绩效考核,确保措施落地,还可设置评价和监督体系评分表来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进展度和满意度^[8]。

从政府层面,强化政策协同,构建“物质+荣誉+情感”三重激励奖励机制^[8]。物质激励措施包括为返乡新乡贤提供生活、住房补贴,加大财政金融支持,设立乡村文旅发展基金,对新乡贤投资项目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并协调金融机构供给“新乡贤贷”等金融产品,还可对带动就业明显的文旅项目追加5%的税收返

还。积极进行“村超”“村BA”“村博”等文旅项目建设,用情感联结、激发新乡贤乡村文化认同感。

3.2 构建人才培养和交流平台强化新乡贤支撑

九江应构建新乡贤人才培养和交流平台,促进信息传递互联,有效架起新乡贤沟通桥梁,优化专业型人才回流机制。并实施“青贤工程”,破解年龄断层危机,联合九江学院、南昌大学等高校开设“乡土研学班”,建立“1+N”导师制,安排资深乡贤结对指导青年学生,定向培养青年新乡贤人才。在乡镇设立“青年乡贤驿站”,提供免费办公空间和创业辅导。实施“乡村文旅经理人计划”,与旅游院校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新乡贤项目输送讲解、策划等专业人才;开展“村干部能力提升行动”,组织赴浙江等地考察学习,转变发展理念;建立“新乡贤智库”,并设立“九江乡村文旅创新奖”,激发创新活力。

3.3 推动乡村文旅资源整合与品牌化运营

九江可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推动“新乡贤+产业”“新乡贤+文化”“新乡贤+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鼓励新乡贤挖掘农村的人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美丽家乡的建设进程^[9],同时引导乡贤力量点对点对接各个乡村,推动各村走个性化的富民强村之路,促进村级集体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县域为单位组建“新乡贤文旅联盟”和“新乡贤乡村理事会”,文旅项目按不同文旅主题区分重组,避免同质化竞争;在义门陈产业园等文旅项目周边规划建设特色餐饮街、主题民宿群等,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九江乡村文旅品牌提升战略,如可推出“烟火九江”品牌,借助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矩阵推广,并借鉴浔阳区“琵琶浔”文创品牌经验,将龙舟、花灯等元素转化为时尚文创,提升品牌附加值。

2023年,九江柴桑区的城门乡贤馆通过宣传乡贤艰苦奋斗、回报家乡的事迹,可以激励更多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文旅建设中,这种经验应推广到九江所有区乡镇,将有力推进九江全市新乡贤品牌建设。新乡贤品牌传播还要与九江各个乡村形象宣传结合起来,用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新乡贤群体的影响力是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通过开发乡贤主题的文旅产业,持续增加九江乡村文旅的吸引力,精心打造以乡愁为主题的寻根旅游项目,并转化为经济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3.4 加强乡村文旅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能有效帮助九江乡村文旅提升效率,促进文旅精细化管理,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培养数字化专业技术人才,推动九江乡村网络基站建设,打造九江乡村文旅数字平台,平台集合线上预约、虚拟导览、口碑管理等功能,并在景区部署VR/AR导览系统,鼓励村民利用社交媒体分享文化遗产故事,支持新乡贤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培训乡贤主播,推广乡村特色产品。打造九江乡村文旅虚拟数字人,虚拟数字人可为游客提供信息查询、路线规划、导览讲解等智能服务,为用户进行个性化服务,同时吸收游客到线下旅游,带来旅游经济收益^[10]。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新乡贤的概念和特征,讨论了新乡贤助力九江乡村文旅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新乡贤助力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九江应完善新乡贤政策保障体系,构建新乡贤人才培养和交流平台,整合乡村文旅资源并进行品牌化运营,加强乡村文旅数字化建设。为新乡贤助力乡村文旅发展提供良好政策和环境保障,可全面增强九江乡村文旅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效益。

[基金项目]

2025年九江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社会力量助力九江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5YB103);2023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机理和路径研究——以江西共青城市为例”(项目批准号:JC23233);2023年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社会科学基金院级课题资助“基于区块链的江西智慧旅游信用机制建设研究”(课题编号:KYSK2302)。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001).
- [2]蒋梅梅.“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与探索——以广西为例[J].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学报,2025,37(01):53-59.
- [3]韦宛余,刘浩林.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综述[J/OL].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https://doi.org/10.19518/j.cnki.cn11-2531/s.20250801.002.
- [4]郑娜娜,叶淑淇.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新乡贤振兴乡村的社会行动研究——基于成都P区多案例分析[J].人口与社会,2025,41(04):1-11.
- [5]张心仪,杨建科.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困境、成因及纾解[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02):98-106.
- [6]王广振,王伟林.乡村振兴视阈下乡贤文化传承与应用研究——基于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视角[J].理论学刊,2021,294(2):161-169.
- [7]钟恢万.新乡贤群体助推乡村振兴研究——以江西省安义县为例[J].老区建设,2023,618(07):38-44.
- [8]鲁君,陈红霞.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提升机制优化——基于陕西省L县的微观实例[J/OL].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76.C.20250328.1505.002.
- [9]何细兰,胡泽鹏.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当代农机,2025,420(07):98-100.
- [10]李丹,黄贺.元宇宙背景下江西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分析[J].旅游纵览,2023,405(24):119-121.

作者简介:

李丹(1990—),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乡村文旅,产业经济。